

## ●女红，古代女人的功名

旧时，除了绳编，绣楼里的姑娘还会刺绣、剪纸、纺织。这些统称女红，是她们寄托时光和骄傲的事业。

那时候，大门之外的世界是男人的，女人的天地只在门里。如果说她们还有一分被允许的“功名”的话，那就是女红。

针线是女人们较量的世界。女

红出色的姑娘以心灵手巧闻名乡里，并赢得大户人家的青睐。在喜乐响起、人头攒动的婚礼现场，新媳妇也迎来了展示手艺的关键时刻。在婆家的院子里，被面、褥面、床单、帐子、门帘、窗帘、衣料、包袱铺陈在所有人的面前，融入姑娘巧思和汗水的女红，迎接亲戚邻里的点评。

如果这家的老大爷出面夸奖一句这孩子手巧，那在妯娌、姑婆之间，新媳妇的腰杆立马就能挺直了。到现在，鲁西南地区嫁女儿仍然有陪送大量织锦被褥的习俗。

功名之外，女红也成为古代女子爱情的寄托。女人把亲手制作的织物、绣品、荷包、绳结等送给爱人，

爱人系在身上就成了信物。

在古代，女红是女人的专利，正经男人不能碰。秦怀忠身高将近一米八，眼睛大，五官鲜明，理了一头短发，说话、行动都很利落。从外表上很难看出，早在24年前，这个大男人就迷上了女红，天天摆弄绚丽的绳线，并把妻子“拉下了水”。

# 绳编男人的慢生活



文/片 本报记者 张亚楠

▶秦怀忠绳编的工作台就是自家的茶几。

## ●彩色的山林，彩色的丝线

秦怀忠说，每个人投身的事业都是天注定的，而老天偏就让他迷上了女红。

祖籍菏泽的秦怀忠出生在山西省中条山的一个小村子，那里是个林木茂盛的地方。小时候，村里的男孩喜欢聚在一起进山林打野兔、采中药。母亲怕儿子磕着碰着，不让儿子跟其他男孩疯玩，渐渐地其他男孩子出去玩就不带他了。

五六岁的小秦有些落寞，但大自然马上给这个小男孩打开了一扇窗，那就是茂密绚烂的山林。直到现在，那些鲜艳的色彩还在他眼前闪耀。春天先是铺天盖地一片黄，那是迎春花；夏天是满山遍野的深深浅浅的绿；秋天是这里一片紫洼洼，那里一片红彤彤，紫的是山葡萄，红的是五味子。

除了彩色的山林，小秦同学最爱翻看母亲的针线盒。那时候母亲做刺绣，托人从外地捎来各色丝线，上世纪70年代，彩色丝线是稀罕玩意，母亲从来不让儿子碰。但是，只要逮着母亲出门的机会，他就立刻把一绺绺叫不上颜色的

丝线摆满床铺，贪婪地盯着那鲜艳的色彩。

母亲用缝纫机做刺绣，小秦同学就坐在边上看着，母亲做两小时他盯两小时，做三小时他就盯三小时。

让秦怀忠念念不忘的还有一片红色剪纸。那时候他大概七八岁，村里有个玲花姑姑，大他十岁。玲花会剪纸，见小秦同学喜欢看，就带着小秦同学玩。一个大雪覆盖的冬天清晨，小秦同学在睡梦中突然被母亲摇醒，“快穿上衣服，你玲花姑姑出嫁了。”小秦同学懵懵懂懂跟着大人来到玲花家。

小秦同学盯着屋里看，看到玲花被一方红盖头盖住了头，红盖头上粘着精妙的剪纸，那是玲花自己剪的，极繁复、极漂亮。看着新郎——一名民兵团长把玲花抱上了骡子背，唢呐声里，玲花姑姑就这样被扛着枪的民兵拥出了院门。没有人注意到人群里的小秦同学两眼泪汪汪的。

四十多年后，坐在饭桌前的秦怀忠细细讲述这个场景，他说：“我那个时候突然明白了出嫁是怎么回事，我再也见不到她了。”

## ●别人谈钱，他想回归童年

很快，“文革”结束，秦怀忠跟着父母回到菏泽老家，远离了那些彩色的丝线。高中毕业后，秦怀忠当了兵，三年之后转业，他放弃了供电局等单位，选择了县文化馆。在闲适的文化馆工作了两年，25岁的他决定做点事情，想来想去还是找回了彩线和剪刀。

拿起剪刀、彩绳，秦怀忠像是回到了母亲和玲花姑姑身边，回到了那个静谧、绚丽的山林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质量好的彩绳不便宜，为了省钱，秦怀忠就编了拆，拆了洗直，洗直了再编，一遍遍地尝试，了解其中技法。

在沉静的月夜里，秦怀忠埋头于绚丽的彩绳牡丹的时候，窗外的大江南北，人心正开始沸腾。

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，国务院修改和废

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，第二次下海经商潮席卷而来。“钱”、“发财”成了人们挂在嘴边的词汇。

父亲看不惯秦怀忠埋头忙着绳编，说他“没本事”。姐姐也说：“你一个爷们儿家，出去打个工都比这强。”有时一次进货就上万元，小两口工资不够用，秦怀忠就跟家里人借钱，但家里人不给。

压力不光来自外部。绳编虽需创意，但基础编织过程仍是重复、机械的动作，秦怀忠虽热爱编织，但也爱热闹，有时也想放弃。一开始的作品总有各种毛病，比如花瓣老往一边偏，秦怀忠免不了生自己的气：“为什么我就弄成这样？”

秦怀忠被彩绳吸引着，也被痛苦羁绊着。

## ●天做一分，地做一分，我做一分

秦怀忠突然发现，痛苦就来自自身。这也和秦怀忠的姥姥有关，姥姥出生于菏泽当地地主家庭，从小熟悉绳编。姥姥告诉秦怀忠，她年轻时候，女孩子聚在一起做绳编会边忙边唱，唱的歌和绳编有关，就叫花歌。“闷不络花花不老，喜不络花花不跳”、“喜不扎彩，怒不染色”、“人气不和不出景”等等。

这些花歌，由年迈的姥姥慢条斯理说出来，更显得宠辱不惊、沉稳优雅。秦怀忠告诉自己，要做好，必须得静下来感受花开的生命意蕴。

另一方面，痛苦的消解也来自自我原谅。一开始，年轻的秦怀忠跑到花园里拍照、细细观察花枝的伸展，希望自己的东西能复制出花的神韵，他追求“天做一半、我做一半”。这些年来，他慢慢承认，自己连一半也做不了，如果想着要做到一半，痛苦就来了。现在，他告诉自己的是“天做一分，地做一分，我做一分”。

2013年，秦怀忠作为持有人将曹州绳艺申

请为山东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他的绳编牡丹、绳编中国结多次以几千元的价格出售。这些年，他陆续带出了三十多个学生。

秦怀忠坦承，现在他不靠绳编养家糊口。他说，如果客户需要，自己一两个月可以做出一件大束牡丹，卖到八千到一万元，但那样的作品他自己看不下去，他想做的是顶尖的东西，而要细细研究一件超越以前、让自己信服的作品，时间成本太大了。

申遗之后，秦怀忠反而没有时间让自己停下来研究绳艺。很多时间他都奔波在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会上，这是不能拒绝的任务。

至于秦怀忠的学生，大都是慕名而来，跟着他学过一两年，但现在没有人继续做绳编工艺。有些学生宁可去工厂流水线上加班，一个月赚3000多块钱的工资。他们受不了绳编的繁琐，宁肯选择工时更长但是更简单的活。

(感谢山东艺术学院于亮老师为本文提供的帮助)

爱人系在身上就成了信物。

在古代，女红是女人的专利，正经男人不能碰。秦怀忠身高将近一米八，眼睛大，五官鲜明，理了一头短发，说话、行动都很利落。从外表上很难看出，早在24年前，这个大男人就迷上了女红，天天摆弄绚丽的绳线，并把妻子“拉下了水”。